

李剑国◎主编

TANGSONG CHUANQI PINDU CIDIAN

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唐宋传奇

品读辞典

下卷



李剑国◎主编
TANGSONG CHUANQI PINDU CIDIAN

唐宋传奇 品读辞典

下卷




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唐宋传奇品读辞典. 下 / 李剑国主编. —北京: 新世界出版社, 2007.7

ISBN 978 - 7 - 80228 - 411 - 1

I. 唐… II. 李… III. ①传奇小说—文学欣赏—中国—唐代②传奇小说—文学欣赏—中国—宋代 IV. I207.4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113728 号

唐宋传奇品读辞典 (上下卷)

主 编: 李剑国

策 划: 惟才图书

统 筹: 邹蕴璋

责任编辑: 沈伟麟 朱 霖

出版发行: 新世界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 (100037)

总 编 室: +86 10 6899 6304 (电话) 6832 6679 (传真)

印 刷: 湖南新华印刷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: 890 × 1240 1/32

总 印 张: 51

总 字 数: 1800 千

版 次: 2007 年 8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7 年 8 月第 1 次

书 号: ISBN 978 - 7 - 80228 - 411 - 1

总 定 价: 98.00 元 (上下卷)

新世界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新世界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93 何 让 之 [唐]温庭筠

神龙^①中，庐江^②何让之赴洛。遇上巳日^③，将陟老君庙^④，瞰洛中游春冠盖^⑤。庙之东北二百馀步，有大丘三四，时亦号“后汉诸陵”。故张孟阳^⑥《七哀》诗云：“恭文^⑦遥相望，原陵郁眈眈^⑧。”原陵即光武^⑨陵。

一陵上独有枯柏三四株^⑩，其下盘石^⑪，可容数十^⑫人坐。见一翁，姿貌有异常辈，眉鬓皓然，着赭帔巾^⑬襦袴^⑭，幘^⑮乌纱，抱膝南望，吟曰：

野田荆棘春，闺阁绮罗新。

出没^⑯头上日，生死^⑰眼前^⑱人。

欲知我家在何处，北邙^⑲松柏正为邻。

俄有一贵戚，金翠车舆，如花之婢^⑳数十，连袂笑乐而出徽安门^㉑，抵榆林店^㉒。又睇^㉓中桥^㉔之南北，垂杨拂于天津^㉕，繁花明于上苑^㉖。紫禁^㉗绮陌^㉘，轧乱香尘^㉙。让之方叹栖迟^㉚，独行踽踽^㉛，已讶前吟翁非人。翁忽又吟曰：

洛阳女儿罗绮^㉜多，无奈狐翁老去奈尔何^㉝？

让之遽欲前执，翁倏然跃入丘中。

让之从焉，初入丘曛黑，久辨其隧^㉞，翁已复本形矣。遂^㉟见一狐跳出，尾有火焰^㊱如流星。让之却出玄堂之外，门东有一筵已空。让之见一几案，上有硃笈^㊲笔砚之类，有一帖文书，纸尽惨灰色，文字则不^㊳可晓解，略记可辨者。其一云：

正色鸿焘^㊴，神思化伐^㊵。穹施^㊶后承，光负玄设^㊷。呕沦^㊸吐萌^㊹，垠倪散截^㊺。迷阳郤曲^㊻，霁^㊼（音对）^㊽露^㊾（音乙林反）霾曠^㊿（入声）。雀毁龟水[㋀]，健驼御窟[㋁]。拿尾研动[㋂]，袿袿[㋃]晰晰[㋄]。滔[㋅]用秘功，以岭以穴。施薪伐药[㋆]，莽野万茁[㋇]。顺律[㋈]则祥，拂伦惟孽[㋉]。牡虚[㋊]无有，颐咽蕊屑。肇素[㋋]未来，晦明兴灭[㋌]。

其二辞曰：

五行[㋍]七曜[㋎]，成此闰馀[㋏]。上帝降灵，岁旦泥涂[㋐]。蛇蛻其

皮，吾^④亦神撼^⑤。九九六六^⑥，束身天除^⑦。何以充喉？吐纳太虚^⑧。何以蔽蹠^⑨？霞袂云裾^⑩。哀尔浮生，栉比^⑪荒墟。吾复灵气^⑫，还形之初^⑬。在帝左右，道济忽诸^⑭。

题云：“应天狐超异科^⑮策^⑯八道。”后文甚繁，难以详载。让之获此书帖，喜而怀之，遂跃出丘穴。

后数日，水北同德寺^⑰僧志静来访让之，说云：“前者所获丘中文书，非郎君^⑱所用，留之不祥。其人^⑲近捷上界之科，可以祸福中国，郎君必能却归此，他亦酬谢不薄。其人谓志静曰：‘吾已备三百缣，欲赎回此书。’如何？”让之许诺。志静明日挈三百缣送让之，让之领讫，遂诒^⑳志静，言其书以^㉑为往还^㉒所借，更一两日当征^㉓之，便可归本。让之复为朋友所说^㉔云：“此僧亦是妖魅，奈何欲还之？所纳缣，但诒^㉕之可也。”后志静来，让之悉诒云：“殊无此事，兼不曾有此文书。”志静无言以退。

经月馀，让之先有弟在东吴，别已逾年。一旦，其弟至焉。与让之话家私中外^㉖，甚有道觉^㉗。长夜则兄弟联床。经五六日，忽问让之：“某闻此地多狐作怪，诚有之乎？”让之遂话其事而夸云：“吾一月前，曾获野狐之书文一帖，今见存焉。”其弟固不信：“宁有是事？”让之至迟旦^㉘，揭篋，取此文书帖示弟。弟捧而惊叹^㉙，即掷^㉚于让之前，化为一狐矣。俄见一美少年，若新官之状，跨白马，南驰疾去。适有西域胡僧，贺云：“善哉，常在天帝左右矣！”少年叹让之相给，让之嗟异。

未几，遂^㉛有敕捕^㉜，内库被人盗贡缣三百匹，寻踪及此。俄有吏掩至^㉝，直挈^㉞让之囊检^㉟焉，果获其^㊱缣，已费数十匹。执让之赴^㊲法。让之不能雪，卒毙枯木^㊳。

（据中华书局版汪绍楹点校本《太平广记》卷四四八校录）

〔校注〕①神龙：唐中宗年号，起705年止707年。前原有“唐”字，乃《太平广记》编纂者所加，今删。②庐江：郡名，即庐州，治合肥县（今安徽合肥市西）。③上巳日：旧时节日名。汉以前以农历三月上旬巳日为“上巳”；魏晋以后，定为三月三日，不必取巳日。《后汉书·礼仪志上》：“是月上巳，官民皆絮于东流水上，日洗濯袪除去宿垢疢为大絜。”《宋书·礼志二》引《韩诗》：“郑国之俗，三月上巳，之溱洧两水之上，招魂续魄。乘兰草，拂不祥。”④老君庙：供奉道教祖师太上老君的庙宇。据唐康骕《剧谈录》载，北邙山有玄元观，观南有老君庙。⑤冠盖：指做官的士大夫。盖，车盖。⑥张孟阳：晋代文学家张载，字孟阳，《晋书》卷五五有传。⑦恭文：恭，恭陵，汉安帝的陵墓。文，文陵，汉灵帝的陵墓。⑧罔尻（wú wǔ

伍伍);膏腴,肥沃。⑨光武:即光武帝,东汉开国皇帝刘秀。⑩株:原作“枝”,据《太平广记》《四库全书》本及《岁时广记》卷一九引改。⑪石:《岁时广记》作“土”。⑫数十:《太平广记》抄宋本(据严一萍《太平广记校勘记》)作“十数”,《岁时广记》无“十”字。⑬赉帛(cóng jià 从稼)巾:用西南少数民族的帛布制作的头巾。《后汉书·南蛮西南夷传论》:“又其赉帛、火毳、驯禽、封兽之赋,轮积于内府。”《文选·左思〈魏都赋〉》:“赉帛积罽,琛币充牣。”吕向注:“赉,南夷税名。帛,布也。”赉帛,即赉布。秦汉时西南少数民族巴人作为赋税交纳的布匹。《后汉书·南蛮传·巴郡南郡蛮》:“秦昭王使白起伐楚,略取蛮夷,始置黔中郡。汉兴,改为武陵。岁令大人输布一匹,小口二丈,是谓赉布。”“帛”原作“幪”,形似而讹,今改。幪巾,传说舜时以巾蒙首作为墨刑的象征,以示仁厚。《慎子·逸文》:“有虞之诛,以幪巾当墨;以草纆当劓。”⑭襦袴:短衣与裤,亦泛指衣服。《礼记·内则》:“十年,出就外傅,居宿于外,学书记,衣不帛襦袴。”⑮幘(zé 责):古代包扎发髻用的头巾。⑯没:《紺珠集》卷七《乾骊子·狐翁》、嘉靖伯玉翁抄本《类说》卷二三《炙毂子·狐翁》作“入”。⑰生死:《紺珠集》、嘉靖伯玉翁抄本《类说》作“死生”。⑱前:《岁时广记》作“中”。⑲北邙:即邙山,“邙”又作“芒”。在洛阳北。从东汉以来就是重要墓地。唐王建《北邙行》:“北邙山头少闲土,尽是洛阳人旧墓。”⑳婢:《岁时广记》作“妓”。㉑徽安门:洛阳城北有二门,偏西为徽安门。㉒榆林店:洛阳城北的村镇。㉓睥(dì 弟):看,望。㉔中桥:洛阳城内洛水上的桥,有新旧二中桥。旧中桥,隋名立德桥,北对徽安门。新中桥在旧中桥东,南对长夏门,又名永昌桥。㉕天津:洛阳的桥名,亦在洛水上。洛水自洛阳城西神都苑上阳宫前流入城内,东流而分三道,各有一桥,从北到南为黄道桥、天津桥、星津桥。玄宗开元二十年(732)改造天津桥,毁星津桥,合为一桥。㉖上苑:指唐代洛阳城西北的禁苑东都苑。隋称会通苑,又曰上林苑,唐武德初改芳华苑,武则天时称神都苑。由于在洛阳城西北的宫城之西,故又称西苑。㉗紫禁:即洛阳的宫城,在洛阳城西北、皇城北。隋名紫微城,唐太宗贞观六年(632)号洛阳宫,武则天光宅元年(684)号太初宫。㉘绮陌:繁华的街道。亦指风景美丽的郊野道路。㉙轧乱香尘:车轮激起的尘土中混杂着芳香的气息。抄宋本“轧”作“辙”。㉚栖迟:漂泊失意。㉛独行踽踽(jǔ jǔ 举举):独行貌。《诗经·唐风·杖杜》:“独行踽踽。”毛传:“踽踽,无所亲也。”㉜罗绮:此二字原无,据《紺珠集》补。《全唐诗》卷八六七亦有此二字。嘉靖抄本《类说》作“歌愁”。㉝无奈狐翁老去奈尔何:原作“无奈狐翁老去何”,据《紺珠集》改。嘉靖抄本《类说》作“无奈何,翁老去,奈尔何”。《全唐诗》作“无奈狐翁老去何,奈尔何”。㉞久辨其隧:原作“不辨其逐”,“不辨”属上读,“其逐”属下读,据抄宋本、《岁时广记》改。㉟遂:抄宋本作“遽”。㊱焰:《岁时广记》、明陈耀文《天中记》卷六〇、《渊鉴类函》卷四三一、《骈字类编》卷二一四引作“复”。㊲硃笺:红色笺纸,又作“朱笺”。“笺”原讹作“盞”。今改。明方以智《通雅》卷首:“唐仪凤二年,多田县丞郭知元拾遗绪正朱笺,而孙愐因之。天宝十载书成,号曰《唐韵》。”㊳则不:抄宋本作“不健”。㊴正色鸿焘(dào 道):天覆育广大的意思。正色,天。《庄子·逍遥游》:“天之苍苍,其正色邪?”焘,覆盖。《史记·吴太伯世家》:“德至矣哉,大矣,如天之无不焘也,如地之无不载也,虽甚盛德,无以加矣。”宋吴聿《观林诗话》引作“正色鸿濛寿”,有误。鸿濛,弥漫广大。㊵神思化伐:谓天运神思化育或铲除。神思,《观林诗话》作“神司”。“伐”原作“代”,按全文押入声韵,作“代”误,据《岁时广记》、《全唐诗》改。㊶穹施:广大的施为。㊷玄设:玄奥的设计、设置。《观林诗话》“玄”作“悬”。悬,高。㊸沦:沉沦。㊹萌:萌生,开端。同“萌”。《岁时广记》、《全唐诗》作“萌”。㊺垠倪散截:边际或扩散或截断。《岁时广

记“琅”作“琅”，“散”作“斲”。《观林诗话》亦作“斲”。琅，似玉之石，作“琅”误。斲，同“斫”。④迷阳郤曲：郤曲，缝隙，“郤”通“隙”。原作“迷阳郤曲”，据《四库全书》本改。《岁时广记》“肠”作“肠”。肠，太阳，或日出。⑤音对：原作“音朦”，有误，据《观林诗话》改。⑥霏（duì对）霏（yīn音）霾（yì意）：都是形容云气阴黑。霏，原作“零”，据《岁时广记》改。《观林诗话》作“黔”，字同。⑦雀毁龟水：意本《礼记·月令》：“雀入大水化为蛤。”南朝宋鲍照《河清颂序》：“仰符龙木之精，俯协龟水之灵。”龟为水灵，故称“龟水”。“水”原作“冰”，据《岁时广记》、《全唐诗》改。⑧健驼御窟：谓健壮的骆驼住在土室中。“驼”原作“驰”。据《太平广记》抄宋本改。“窟”原作“屈”，据《观林诗话》改。《观林诗话》全句作“犍尾御窟”，犍（jiān尖），阉割的牛。谓阉牛奔跑而住在土室中。⑨拿尾研动：意谓握住自己的尾巴思考如何行动。研，思考，思虑。《太平广记》抄宋本“研”作“斫”。《观林诗话》作“孽尾群禾”。均不可解。⑩袪袪（zhù zhù祝祝）：祷告的样子。袪，犹“祝”。原作“袪袪”，误。袪（zhū朱），朱色衣服。⑪晰晰（zhā zhā楂楂）：形容声音细碎。⑫溜（mǐn敏）：合。⑬柅（zhì治）薪伐药：柅，砍，劈。《岁时广记》作“拖”，《太平广记》抄宋本作“施”，《观林诗话》全句作“抱薪伐柅”。⑭莽野万茁：谓原野草木众多茂盛。“野”原作“楷”，字书无此字，据《观林诗话》改。《全唐诗》作“櫟”，同“桀”。⑮顺律：顺应自然法则。“顺”原作“呕”，据《岁时广记》、《观林诗话》改。⑯拂伦惟孽：违背道理就会遭殃。原作“佛伦惟孽”，《观林诗话》作“拂伦惟孽”，据改两字。拂，违背，悖逆。伦，道理，事理。⑰牡虚：丘陵虚空。《大戴礼记·易本命》：“丘陵为牡，谿谷为牝。”《观林诗话》作“牡虚”，谓牡年已去。⑱肇素：原初，初始。⑲晦明兴灭：指日月昼夜忽兴忽灭，运行不已。《观林诗话》作“武寻轮辙”，意思是寻觅像车辙一样走过的足迹。武，足迹。⑳五行：水、火、木、金、土。我国古代称构成各种物质的五种元素，古人常以此说明宇宙万物的起源和变化。㉑七曜：亦作“七耀”、“七耀”，指日、月和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五星。㉒闰馀：农历一年和一回归年相比所多余的时日，或指闰月。㉓涴涂（tūn chú吞除）：指腊月已过。涴，吐出。涂，即涂月，农历十二月。原作“徐”，据《观林诗话》、《天中记》、《渊鉴类函》改。㉔吾：《观林诗话》、《天中记》、《渊鉴类函》作“君”。㉕摅（shū书）：舒展。㉖九九六六：谓修行圆满。佛道二教都有这种说法。㉗束身天除：指身在天庭而规规矩矩。束身，约束自身。天除，天庭的台阶，代指天庭、天官。《天中记》作“来自天除”，《渊鉴类函》作“来身天除”。㉘太虚：太空中的清气。㉙裸：同“裸”，赤身露体。《绀珠集》、《类说》、宋王十朋《东坡先生诗集注》卷八《读道藏》注、《天中记》作“裸”，《观林诗话》、《渊鉴类函》作“裸”，“裸”同“裸”。㉚霞袂云袂（rú如）：袂，袖。《绀珠集》作“裾”，《东坡先生诗集注》作“裾”，《太平广记》抄宋本、《观林诗话》、《天中记》、《渊鉴类函》作“袂”。袂，棉絮。㉛栉比：像梳篦齿那样密密地排列。《观林诗话》、《天中记》、《渊鉴类函》作“擗此”。㉜丽气：附着元气。丽，附丽，附着。《岁时广记》作“颢”。颢，盛大。《观林诗话》、《天中记》、《渊鉴类函》作“浩”。㉝还形之初：回到天地形成之初。㉞道济忽诸：很快会修成大道。诸，句尾语气助词。㉟天狐超异科：天狐科举考试的科目。《岁时广记》“科”作“秘”。㊱策：唐代进士考试除诗赋还有“策”，出问题令应试者议论对答。㊲同德寺：在洛阳城内景行坊。《唐会要》卷四八：“华严寺，在景行坊。景云三年（按：景云只二年，景云二年是711年，明年改元太极）立为寺，开元二十一年（733）改为同德寺。”景行坊在洛水北的漕渠北岸。㊳郎君：《太平广记》抄宋本作“郎子”。郎子，对少年男子的美称。㊴其人：指狐翁。《太平广记》抄宋本、《岁时广记》作“前人”。下文“其人”，抄宋本亦作“前人”。㊵治（dāi代）：欺骗。《四

库全书》本作“给”，音义皆同。⑮以：通“已”。⑯往还：来往的朋友。⑰征：讨要。⑱说（shuì 税）：说服，劝说。⑲讳：隐瞒，不认账。⑳家私中外：家庭内外的事情。㉑道觉：明白事理。原无“觉”字，据《太平广记》抄宋本补。㉒迟旦：犹迟明，天快亮的时候。㉓惊叹：《岁时广记》作“读之”。㉔擲：腾跳，纵跃。㉕遂：《太平广记》抄宋本作“遽”。㉖救捕：皇帝下的搜捕命令。㉗掩至：突然袭来。㉘挈（qiè 怯）：提起。㉙检：《太平广记》抄宋本、《岁时广记》作“揭”。㉚其：《太平广记》抄宋本、《岁时广记》作“同类”。㉛赴：原作“越”，汪绍楹据明抄本改作“赴”，抄宋本亦作“赴”。《岁时广记》、《天中记》、《渊鉴类函》、《骈字类编》作“付”。㉜枯木：指刑具。

〔品读〕这篇故事写何让之因偶然机会得到狐翁参加天狐考试的文书，天狐想要用财物赎回，何让之收下财物却背信弃义不认帐，最后狐仙化成让之的弟弟骗回了文书，并使让之因贪婪而受到惩罚，最终被官府误杀。从作者对其小说集《乾腴子》的命名来看，乃以奇闻异事为谈笑之资，与志在劝惩或拾遗补阙者有别。据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題》说：“序言：不爵不觥，非鯨非彘，能悦众心，聊甘众口，庶乎‘乾腴’之义。”《郡斋读书志》云：“序谓：语怪以悦宾，无异腴味之悦口，故以‘乾腴’名篇。”虽然作者并不将劝惩作为其创作的主要动机，但是《何让之》所体现的道德劝诫意义却是不可忽视的，对于贪鄙而失信之人，作者显然是有所批判的。

《何让之》故事与《太平广记》卷四五一《孙甌生》（出《广异记》）、卷四五三《王生》（出《灵怪集》）、卷四五四《张简栖》（未注出处）、卷四五五《张谨》（出《稽神录》）及《类说》卷一一《玄怪录·狐诵通天经》题材极为相似。如《王生》亦写王生夺狐文书，“文字类梵书而莫究识”，狐第一次化人行骗被识破，又化为王生家僮，骗得王生与其母变卖田宅，几乎倾家。最后又变成王生的弟弟骗走了文书。《张简栖》也曾提到入古墟中逐狐得书，狐索书不得，乃变化成其友人将书骗回。《张谨》写道士张谨，向土地神学得禁狐魅之术，为人驱除狐患，结果被二狐化身为奴，骗得其信任后，夺走符法书囊并行李衣服等，几乎不能归家。从总体上来看，虽然架构基本相同，但《何让之》在这类故事中是比较出色的一篇。

这则故事也反映了唐代狐妖、狐仙、天狐之说大盛的情况。纪昀《阅微草堂笔记》卷一〇云：“张鹭《朝野僉载》称唐初以来，百姓多事狐神，当时谚曰：‘无狐魅，不成村。’是至唐代乃最多。《太平广记》载狐事十二卷，唐代居十之九，是可以证矣。”《何让之》就是典型的例子。天狐是狐神中法力最为高强的，已经属于神仙之列，在上天有位置，因此一般不能随便处置。《何让之》中提到天狐可以“祸福中国”。《广异记》中的《长孙无忌》写长孙无忌家有天狐媚人，术士不能治，崔参军请来天神方将其制服，并且不能随便杀害，只是“量决五下”。无忌不以为快，但恨杖少。崔云：“五下是人间五百，殊非小刑。为天曹役使此辈，杀

之不可。”使敕自尔不得复至相公家，狐乃飞去。《杨伯成》写天狐媚人，不能随便杀害。道士云：“天曹驱使此辈，不可杀之。然以君故，不可徒尔。”可见当时对天狐是相当敬畏的。

在《何让之》中，还反映出狐妖成仙的观念，这也是在道教文化向狐文化的渗透中产生的，反映出传统妖精观念的道教化。“狐书”是出现在唐代狐妖传说中的新内容，所谓“狐书”各有不同，多半是狐修炼法术的秘书，所谓“通天经”即是，具有浓重的道教意味。《何让之》的“狐书”虽不是“通天经”之类，而是参加天狐科考试所做的策论，但里边充满道家之言，不啻是一部自撰的道书，因而狐翁亦视如珍宝。因为“狐书”的至关重要，失去之后就要千方百计夺回来，于是出现了种种赎书、索书和骗书之事。

狐骗书凭的是智慧，而在狐妖传说中多有狐博学多智的故事，如干宝《搜神记》中的“燕昭王墓狐书生”、“胡博士”都是著名的“智狐”、“学狐”形象。此类形象在唐代小说中更多，这些关于“狐书”的故事，就是狐智慧的充分体现。

《何让之》中出现了天狐的同时，还出现了胡僧形象。当狐仙骗回文书，化为美少年，跨马赴任的时候，胡僧出现了，并且说：“善哉，常在天帝左右矣。”对狐仙进行赞美。在唐代人的著作中，人们习惯于将胡与狐联系在一起，这种观念在小说创作中体现的尤为明显。除了本篇之外，《太平广记》卷四四八《叶法善》（引《纪闻》）讲一官宰上任之时发现自己妻子失踪，疑为一婆罗门勾引而去。于是，拘执胡僧，鞭之出血，带去见叶法善：

及入院，叶师命解其缚，犹胡僧也。师曰：“速复汝形。”魅即哀请。师曰：“不可！”魅乃弃袈裟于地，即老狐也。师命鞭之百，还其袈裟，复为婆罗门。

《广异记》中此类例证也有很多。这些材料可以说明胡僧与“狐”之间的密切关系。究其原因，唐代盛传的狐怪故事，相当一部分与胡人之生理特征、文化习俗与技能特长有关。又因为“胡”、“狐”谐音，人们往往将这些僧人与神秘的狐仙联系起来，于是就体现在了小说的创作中。

从小说艺术的角度来看，这篇小说在同类题材中是篇幅较长的，而且作者比较注重环境和人物外貌的描写，同时在叙述中穿插诗歌，使得整个故事具有了浓郁的诗意化色彩。故事一开始，作者就通过何让之的眼睛，对洛中的风景人物进行描写。首先看作者对狐翁的外貌描写：“姿貌有异常辈，眉鬓皓然，着缙帛中襦裤，曩乌纱，抱膝南望”，寥寥几笔就将其独特形貌刻画出来了。又看到一贵戚，“金翠车舆，如花之婢数十，连袂笑乐而出徽安门，抵榆林店”，接着再次将视线转移，“又睇中桥之南北，垂杨拂于天津，繁花明于上苑。紫禁绮陌，轧乱香尘。”其中还穿插了狐翁吟诗的情节。

狐翁的诗非常有趣。第一首点明自己的住处在北邙山，而北邙山为墓地，墓多植松柏，因此“北邙松柏正为邻”者，其实就是说自己住在北邙山的墓穴中。

在狐妖故事中，所谓“野狐”住处大抵在坟墓，直到明末出现“家狐”概念，狐妖才住入城市民居，与居民混居，如《聊斋志异》中的许多故事。诗的三四句“出没头上日，生死眼前人”，不仅道出眼前之景——墓中埋着死人，墓外游逛着活人，而且颇富哲理：活人都要变成死人，自有出没在头上的太阳不变！分明是一副道家声口。第二句的“闺阁绮罗新”很有意味，是写狐翁眼中的游女，个个打扮得花枝招展，也就是“贵戚”那班“连袂笑乐”的“如花之婢”。这一句实际是引出了第二首诗。虽只有两句，感慨良深：洛阳女儿美女如云，可惜呀，我老了，有什么办法呢！这里暗藏着一个狐妖观念，就是所谓“淫狐”，雄狐勾引美女，雌狐勾引美男。此刻我们便明白，何让之在北邙山上往南左瞧右瞅，那是替狐翁看的，就是说作者通过何让之的眼睛展示景物，其实那也正是狐翁在看。两副眼睛看着同样的景物，但感受不同，何让之感受到的是自己落魄失意，狐翁的感受则是漂亮女人弄不到手。不过狐翁很快就要发达，不久便高中天狐科，变成美少年上天了。

在情节的设置上，这篇小说也很有特点：一波三折，起伏跌宕。何让之夺得狐书之后，狐翁先让志静传话，表示愿意用财物来赎，让之也答应了，于是志静果真如数将三百缣送来。如果何让之能够履行诺言将本不属于自己的文书送还，这件事情本来可以得到圆满的解决，但故事却出现了转折。何让之听信了朋友的话，不但将财物昧下了，而且打算将文书据为己有。这就为狐翁骗书做了铺垫。对于骗书的过程作者也写得委曲有致。狐翁变成让之的弟弟突然来到，并且对家庭内外的事情了如指掌，这就使得让之对其放松了警惕。经过了五六天之后，狐翁一步步引诱让之中了圈套，把文书交到自己手中。通过两个人的对话，细腻地描绘了狐翁的小心翼翼和让之受骗的过程。故事的结局是狐翁借官府之手惩戒了背信弃义又贪心不足的何让之，让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，足以引起读者的感慨。顺便说，狐翁用来赎文书的三百匹绢是从官府盗出来的，这里也隐藏着一个狐妖观念，就是狐善盗物。

作者笔下的小说文字较简洁，不像其诗词那样华美，其小说集中只有少数篇章的故事性较强，《何让之》就是其中之一。其狐翁诗二首及狐书二则，被《全唐诗》卷八六七收录入。后来的小说也受到故事中骗书模式的影响，如《西游记》第五十九、六十、六十一回中，孙悟空借芭蕉扇，就变成了牛魔王的样子，而在回来的路上又被牛魔王变成猪八戒模样骗了回去。（张振国）

94 无 双 传

[唐]薛 调

王仙客^①者，建中^②中朝臣^③刘震^④之甥也。初，仙客父亡，与母同



明天启刊本《玉茗堂摘评王弇州先生艳异编》插图

归外氏^⑤。震有女曰无双^⑥，小仙客数岁，皆幼稚，戏弄相狎，震之妻常戏呼仙客为“王郎子^⑦”。如是者凡数岁，而震奉孀姊及抚仙客尤至。一旦，王氏姊疾且重，召震约曰：“我一子，念之可知也，恨不见其婚宦^⑧。无双端丽聪慧，我深念之，异日无令归他族。我以仙客为托，尔诚许，我瞑目无所恨也。”震曰：“姊宜安静自颐养，无以他事自挠^⑨。”其姊竟不痊。仙客护丧，归葬襄、邓^⑩。服阕^⑪，思念：“身世孤子如此，宜求婚娶，以广后嗣。无双长成矣，我舅氏岂以位尊官显而废旧约耶？”于是饰装抵京师。

时震为尚书租庸使^⑫，门馆^⑬赫奕^⑭，冠盖^⑮填塞。仙客既覲，置于学舍^⑯，弟子^⑰为伍。舅甥之分，依然如故，但寂然不闻选取之议。又于窗隙间窥见无双，姿质明艳，若神仙中人。仙客发狂，唯恐姻亲之事不谐也。遂鬻囊橐^⑱，得钱数百万。舅氏舅母左右给使^⑲，达于厮养^⑳，皆厚遗之。又因复设酒馔，中门之内，皆得入之矣。诸表^㉑同处，悉敬事之。遇舅母生日，市新奇以献，雕镂犀玉，以为首飾，舅母大喜。又旬日，仙客遣老姬，以求亲之事闻于舅母。舅母曰：“是我所愿也，即当议其事。”又数夕，有青衣告仙客曰：“娘子^㉒适以亲情^㉓事言于阿郎^㉔，阿郎云：‘向前亦未许之。’模样云云^㉕，恐是参差^㉖也。”仙客闻之，心气俱丧，达旦不寐，恐舅氏之见弃也，然奉事不敢懈怠。

一日，震趋朝^㉗，至日初出，忽然走马入宅，汗流气促，唯言：“锁却大门！锁却大门！”一家惶骇，不测其由。良久乃言：“泾原兵士反^㉘，姚令言^㉙领兵入含元殿^㉚，天子出苑北门^㉛，百官奔赴行在^㉜。我以妻女为念，略归部署。”疾召仙客：“与我勾当^㉝家事，我嫁与尔无双。”仙客闻命，惊喜拜谢。乃装金银罗锦二十驮，谓仙客曰：“汝易衣服，押领此物出开远门^㉞，觅一深隙店^㉟安下。我与汝舅母及无双出启夏门^㊱，绕城续至。”

仙客依所教。至日落，城外店中待久不至。城门自午后扃锁，南望目断^㊲，遂乘驄^㊳，乘烛绕城至启夏门。门亦锁，守门者不一，持白梃^㊴，或立或坐。仙客下马，徐问曰：“城中有何事如此？”又问：“今日有何人出此？”门者曰：“朱太尉^㊵已作天子。午后有一人重戴^㊶，领妇人四五辈，欲出此门。街中人皆识，云是租庸使刘尚书，门司^㊷不敢放出。近夜，追骑至，一时驱向北去矣。”仙客失声恸哭，却归店。三更向尽，城门忽开，见火炬如昼，兵士皆持兵挺刃，传呼斩斫使^㊸出城，搜城外朝官。仙客舍辎骑惊走，归襄阳，村居三年。

后知克复⁴⁴，京师重整，海内无事，乃入京，访舅氏消息。至新昌南街⁴⁵，立马彷徨之际，忽有一人马前拜，熟视之，乃旧使苍头⁴⁶塞鸿也。鸿本王家生⁴⁷，其舅常使得力，遂留之。握手垂涕，仙客谓鸿曰：“阿舅舅母安否？”鸿云：“并在兴化⁴⁸宅。”仙客喜极云：“我便过街⁴⁹去。”鸿曰：“某已得从良⁵⁰，客户⁵¹有一小宅子，贩缙⁵²为业。今日已夜，郎君且就客户一宿，来早同去未晚。”遂引至所居，饮饌甚备。

至昏黑，乃闻报曰：“尚书受伪命官⁵³，与夫人皆处极刑，无双已入掖庭⁵⁴矣。”仙客哀冤号绝，感动邻里。谓鸿曰：“四海至广，举目无亲戚，未知托身之所。”又问曰：“旧家人谁在？”鸿曰：“唯无双所使婢采蘋者，今在金吾将军⁵⁵王遂中⁵⁶宅。”仙客曰：“无双固无见期，得见采蘋，死亦足矣。”由是乃刺謁⁵⁷，以从侄⁵⁸礼见遂中，具道本末，愿纳厚价以赎采蘋。遂中深见相知，感其事而许之。仙客税⁵⁹屋，与鸿、蘋居。塞鸿每言：“郎君年渐长，合求官职。悒悒不乐，何以遣时？”仙客感其言，以情恳告遂中。遂中荐见仙客于京兆尹⁶⁰李齐运⁶¹。齐运以仙客前衔⁶²，为富平县尉、知长乐驿⁶³。

累月，忽报有中使⁶⁴押领内家⁶⁵三十人往园陵⁶⁶，以备洒扫，宿长乐驿，毡车子十乘下讫。仙客谓塞鸿曰：“我闻官嫔选在掖庭，多是衣冠子女，我恐无双在焉。汝为我一窥，可乎？”鸿曰：“官嫔数千，岂便及⁶⁷无双？”仙客曰：“汝但去，人事亦未可定。”因令塞鸿假为驿吏，烹茗于帘外。仍⁶⁸给钱三千，约曰：“坚守茗具，无暂舍去。忽⁶⁹有所睹，即疾报来。”塞鸿唯唯而去。官人悉在帘下，不可得见之，但夜语喧哗而已。至夜深，群动皆息。塞鸿涤器构火⁷⁰，不敢辄⁷¹寐。忽闻帘下语曰：“塞鸿，塞鸿，汝争⁷²得知我在此耶？郎健否？”言讫呜咽。塞鸿曰：“郎君见⁷³知此驿，今日疑娘子在此，令塞鸿问候。”又曰：“我不久语，明日我去后，汝于东北舍阁子⁷⁴中紫褥下，取书送郎君。”言讫便去。忽闻帘下极闹，云：“内家中恶⁷⁵。”中使索汤药甚急，乃无双也。

塞鸿疾告仙客，仙客惊曰：“我何得一见？”塞鸿曰：“方今修渭桥⁷⁶，郎君可假作理桥官，车子过桥时，近车子立。无双若认得，必开帘子，当得瞥见耳。”仙客如其言。至第三车子，果开帘子，窥见，真无双也。仙客悲感怨慕，不胜其情。塞鸿于阁子中褥下得书，送仙客。花笺五幅，皆无双真迹，词理哀切，叙述周尽。仙客览之，茹⁷⁷恨涕下：“自此永诀矣。”其书后云：“常见敕使⁷⁸说，富平县古押衙⁷⁹，人间有心

人，今能求之否？”

仙客遂申府^④，请解驿务，归本官^⑤。遂寻访古押衙，则居于村墅。仙客造谒，见古生。生所愿，必力致之，赠彩宝玉之，不可胜纪。一年未开口。秩满^⑥，闲居于县。古生忽来，谓仙客曰：“洪一武夫，年且老，何所用？郎君于某竭分^⑦，察郎君之意，将有求于老夫。老夫乃一片有心人也，感郎君之深恩，愿粉身以答效。”仙客泣拜，以实告古生。古生仰天，以手拍脑数四，曰：“此事大不易，然与郎君试求，不可朝夕便望。”仙客拜曰：“但生前得见，岂敢以迟晚为限耶？”

半岁无消息。一日，扣门，乃古生送书。书云：“茅山使者^⑧回，且来此。”仙客奔马去，见古生，生乃无一言。又启^⑨使者，复云：“杀却也。且吃茶。”夜深，谓仙客曰：“宅中有女家人识无双否？”仙客以采蘋对。仙客立取而至，古生端相，且笑且喜云：“借留三五日，郎君且归。”后累日，忽传说曰：“有高品^⑩过，处置^⑪园陵官人。”仙客心甚异之，令塞鸿探所杀者，乃无双也。仙客号哭，乃叹曰：“本望古生，今死矣，为之奈何！”流涕歔歔，不能自己。是夕更深，闻叩门甚急。及开门，乃古生也。领一篋子^⑫入，谓仙客曰：“此无双也。今死矣，心头微暖，后日当活，微灌汤药，切须静密。”言讫，仙客抱入阁子中，独守之。至明，遍体有暖气。见仙客，哭一声遂绝，救疗至夜方愈。古生又曰：“暂借塞鸿，于舍后掘一坑。”坑稍^⑬深，抽刀断塞鸿头于坑中。仙客惊怕，古生曰：“郎君莫怕，今日报郎君恩足矣。比^⑭闻茅山道士有药术，其药服之者立死，三日却活。某使人专求，得一丸。昨令采蘋假作中使，以无双逆党，赐此药令自尽。至陵下，托以亲故，百缣^⑮赎其尸。凡道路邮传^⑯，皆厚赂矣，必免漏泄。茅山使者及舁^⑰篋人，在野外处置讫。老夫为郎君，亦自刎。郎君^⑱不得更居此。门外有檐子^⑲一十人，马五匹，绢二百匹。五更挈无双便发，变姓名，浪迹以避祸。”言讫举刀，仙客救之，头已落矣，遂并尸盖覆讫。未明发，历西蜀^⑳，下峡^㉑，寓居于渚官^㉒。悄不闻京兆之耗，乃挈家归襄、邓别业，与无双偕老矣，男女成群。

噫！人生之契阔^㉓会合多矣，罕有若斯之比，常谓古今所无。无双遭乱世籍没，而仙客之志，死而不夺。卒^㉔遇古生之奇法取之，冤死者十余人。艰难走窜，后得归故乡，为夫妇五十年^㉕。何其异哉！

（据中华书局版汪绍楹点校本《太平广记》卷四八六校录）

〔校注〕①王仙客：据《新唐书·宰相世系表二中》和天宝间《唐故中散大夫荥阳郡长史崔府君故夫人文水县君太原王氏墓志》，王仙客乃唐初太原（今属山西）人，官太常博士。本篇中王仙客时代、官职皆不合，可能是借用其人姓名而虚构故事。前原有“唐”字，乃《广记》编纂者所加，今删。②建中：唐德宗年号，起780年止783年。③朝臣：唐代在中央机构任职的官员，凡文官五品以上及五品以下的中书门下两省供奉官、监察御史、员外郎、太常博士等须在常朝日上朝参谒，称常参官、朝参官、朝官。④刘震：不详，疑为虚构人物。南宋皇都风月主人编《绿窗新话》卷上《王仙客得到无双》（出《丽情集》）、委心子编《新编分门古今类事》卷一六《仙客遣变》（脱出处，《四库全书》本作《秘阁闲谈》）、罗焯《新编醉翁谈录》癸集卷一《无双王仙客终谐》作“刘振”。刘振亦不详何人。⑤外氏：外祖家，舅舅家。⑥无双：《云溪友议》卷上载，崔郊姑有婢端丽，姑卖与连帅（即观察使），“连帅爱之，以类无双，给钱四十万”。“无双”下原有注：“无双即薛太保爱妾，至今图书观之。”可见无双是真实人物，这里借用了她的名字。⑦郎子：本是对美少年的美称，这里意同“郎君”，是对自己女婿的称呼，如后来之称“姑爷”。⑧婚宦：结婚和做官。《四库全书》本作“婚室”，指结婚成家。⑨自挠：自寻烦恼。挠，扰乱。⑩襄、邓：襄州、邓州一带。襄州治襄阳，今湖北襄樊襄阳城，邓州治穰县，今河南邓州，二州相连。⑪闋限：守孝期满。闋，指穿丧服，即戴孝。闋，结束。唐代守孝期限一般为三年。⑫尚书租庸使：租庸使，唐代一种使职。唐代前期实行租庸调法，租即课户向政府纳租粟，调即纳绢布等，庸即以绢布等代力役。为此从开元二十一年（733）开始设置租庸地税使，或称租庸使、租庸盐铁使，派往各地催办收税工作。租庸使是临时差遣，由他官充任，王震便是以尚书充租庸使。但租庸使在代宗永泰元年（765）已停，而且建中元年废除租庸调法改为两税法，因此建中中不可能仍有租庸使。⑬门馆：接待宾客的馆舍。⑭赫奕：富丽堂皇。⑮冠盖：冠服和车盖，代指官员。⑯学舍：学校。唐代州县及中央国子监皆有官办学校，学生为官员子弟及庶人子弟。⑰弟子：学生。⑱囊橐（tuó 驮）：行李，行装。⑲左右给（jǐ 己）使：身边的仆侍。⑳厮养：做重活的仆役。劈柴为厮，做饭为养。㉑诸表：表兄弟。㉒娘子：奴仆对女主人的称呼。指无双母亲。㉓亲情：亲事。㉔阿郎：奴仆对男主人的称呼。指刘震。㉕模样云云：看样子，看模样，听口气。㉖参差（cēn cī 岑疵）：不对头，有差错。㉗趋朝：上朝。唐代朝官在五更击鼓坊门开启后即起身入宫。㉘泾原兵士反：泾原，方镇名，治泾州（治今甘肃泾川北），领泾、原二州。建中四年，淮西节度使李希烈攻襄城，朝廷诏令泾原节度使姚令言率兵救援。兵士望至京城有赏，经过京城，驻军浚水。京兆尹王翊用粗饭菜劳军，结果引起兵变，倒戈攻入京城。姚令言之不听，上奏德宗，德宗令内库出二十车缯彩往慰，乱军已到大明宫丹凤门下。德宗促禁军迎击，无一人至。德宗遂带太子诸王妃百余人逃出禁苑北门，当晚至咸阳，两天后到奉天。㉙姚令言：河中（治今山西永济西南蒲州镇）人。行伍出身，建中元年拜泾原节度使、泾州刺史兼御史大夫。泾原兵变后，姚令言率军突入含元殿，大呼：“天子出矣，今日共可取富贵。”大掠宫苑内府。并听从部下主张，拥立罢居在京的太尉朱泚入居含元殿。朱泚称帝，以为侍中、关内副元帅。兴元元年（784）朱泚败，姚令言逃往泾州，被泾原节度使田希鉴所斩。㉚含元殿：大明宫前正殿，正对丹凤门。凡元旦、冬至朝会，皇帝即御此殿。㉛苑北门：唐代长安有三苑，即东内苑、西内苑和禁苑，禁苑最大，都在京城北。禁苑凡十一门，北面三门，从西到东为永泰门、启运门、饮马门。德宗出奔先到咸阳，从路线上看应当是出永泰门，出永泰门后即可渡中渭桥到达咸阳。㉜行在：皇帝离开京都所驻之地。这里指奉天，即今陕西乾县。㉝勾当：料理。㉞开远门：长安西城门凡三，

最北为开远门,向南为金光门、延平门。⑮深隙店:隐蔽偏僻的空闲旅店。⑯启夏门:长安南城门凡三,自西至东依次为安化门、明德门、启夏门。⑰目断:久望不见。⑱驄(cōng 葱):青白杂色得马,泛指马。⑲白梃:白木棒子。梃,同“棒”。《醉翁谈录》作“棒”。⑳朱太尉:即朱泚(742—784),幽州昌平(今北京昌平西南)人。大历中为幽州卢龙、陇右节度使,建中元年加泾原节度使,复因功加中书令、太尉。三年,因与其弟朱滔反叛有牵连,被软禁京城,居晋昌里。四年泾原兵变,被拥立为帝,自称大秦皇帝,建元应天。明年改国号为汉,改元天皇。后被部下所杀。㉑重戴:头上裹巾再戴帽子,是唐代士人流行的一种头巾。说明此时刘震是普通人的穿戴,未着官服。㉒门司:门吏。㉓斩祈使:朱泚派出的斩杀逃匿的宗室朝官的特使。㉔克复:收复。兴元元年三月,德宗自奉天到达梁州。五月,神策节度使李晟在禁苑东门光泰门外大败贼军,朱泚、姚令言遁去,京师收复。七月德宗还京。㉕新昌南街:新昌坊南大街。新昌坊临近长安东门延兴门,自门入即此街,直通西门延平门。㉖苍头:男仆。㉗家生:奴婢所生子女亦在主人家做奴婢,称家生奴、家生婢。㉘兴化:坊名,在西城。㉙过街:指朱雀门大街。自皇城南正门朱雀门至外郭城正南门明德门是朱雀门大街,直贯南北,把长安城分为东西两部分。自新昌南街往兴化坊须穿过朱雀门大街,再穿过含光门街,到崇德坊,其北邻便是兴化坊。㉚从良:赎身为良民。㉛客户:指塞鸿从良后客居长安的家。凡外籍居住本地者称客户。㉜缯(zēng 增):即帛,丝织品的总称。㉝受伪命官:接受朱泚伪政权任命的官职。据记载,当时在京官员“出受伪官十七八”(《旧唐书·朱泚传》)。德宗反正后处死了一批伪官。㉞掖庭:后宫宫女所住的地方。唐代对犯罪罪的大臣,要抄家籍没,妻女有技能者没入掖庭为宫人。内侍省有掖庭局,负责管理宫人。妻女无技能者则配没司农寺做杂役。㉟金吾将军:唐代禁军有左右金吾卫,负责京城巡警。各设大将军一员,正三品,将军二员,从三品。㊱王遂中:不详。㊲刺谒:持名片拜见。㊳从侄:堂侄。㊴税:租。㊵京兆尹:京兆府长官。京兆府治长安、万年二县,二县均在长安城内。㊶李齐运:唐宗室,建中中曾任京兆府少尹、河中府尹,兴元元年四月为京兆尹,贞元元年(785)六月为兵部侍郎韩洄所代。建中四年兵乱后王仙客在襄阳村居三年,到贞元元年正好首尾三年。㊷前衔:王仙客尚为学生,未入仕,前衔指其父生前所任官职。㊸为富平县尉、知长乐驿:以富平县尉的官衔主管长乐驿。“尉”原作“尹”,据《分门古今类事》、《醉翁谈录》改。县尹,县令。富平县,京兆府属县,今陕西富平西。富平县属畿县,县令正六品上,设尉二人,正九品下。长乐驿,在长乐坡,在长安城偏北的东门通化门以东七里。㊹中使:宦官。㊺内家:宫女。㊻园陵:皇帝坟墓,当指元陵。德宗父代宗葬富平檀山,称元陵。富平在长安西北,到元陵须过长乐驿。㊼便及:正好挑上。㊽仍:又。㊾忽:尚或。㊿构火:烧火。构,通“篝”。㉑輶:擅自。㉒争:怎。㉓见:通“现”。㉔阁子:内室。㉕中恶:得了急病。㉖渭桥:指东渭桥。长安北渭水有三桥,东为东渭桥,去富平须经此桥。㉗茹:含。㉘敕使:传达皇帝命令的宦官。敕,皇帝诏书。㉙押衙:又作押牙。节度使、观察使等使府负责警卫的武官,有左右押牙、左右厢都押牙等。中唐以后州府亦设军事押衙、都押衙。㉚申府:向京兆府呈请。㉛本官:指富平县尉。㉜秩满:任职到期。㉝竭分:足够了情分。㉞茅山使者:古押衙派往茅山的人。茅山,在今江苏句容县东南。一名句曲山,相传西汉三茅君(茅盈、茅固、茅衷三兄弟)在此修道成仙,故称茅山。是道教名山。㉟启:打听,询问。㊱高品:品秩高的宦官。㊲处置:这里指处死。㊳笕(dōu 都)子:又称“笕笼”。一种竹制小轿,一般只有座位,无轿厢,类似今四川之滑竿,也有的有轿厢门帘,通常为妇女乘用。㊴稍:渐渐。㊵比:近日。㊶百缣(jiān 尖):一百匹

细绢。缣,用双丝织成的细绢。唐制,一匹四丈。⑳邮传(zhuàn 撰):驿站。㉑异(yú 鱼):抬。㉒郎君:原作“君”,据《虞初志》卷五《无双传》、《艳异编》卷二三《无双传》、《删补文苑楂橘卷一》《古押牙》、《醉翁谈录》补“郎”字。㉓檐(dàn 但)子:一种肩舆,类似轿子,也主要是妇女乘用坐,中唐时妇女乘用非常普遍。通常二人肩抬,但贵族妇女常用四人至八人。这里指轮换抬檐子的脚夫。㉔西蜀:蜀中地区,因在西部,故称。即今四川。㉕下峡:顺长江东下三峡。三峡即瞿塘峡、巫峡、西陵峡。㉖渚宫:本为春秋时期楚国所建宫殿,在郢都。郢都即唐江陵县(今属湖北,江陵西北纪南城即古郢都),故代指江陵。㉗契(qiè 妾)阔:久别。㉘卒:最后,最终。㉙五十年:《分门古今类事》作“二十余年”。

〔品读〕《无双传》载《太平广记》卷四八六,记述了王仙客与刘无双的爱情故事。王仙客幼年丧父,跟随母亲投奔舅舅刘震。他和表妹无双青梅竹马,情投意合。其母在临终前希望仙客与无双定亲,刘震没有答应。建中四年(783)泾原兵反,拥朱泚为帝,京城局势大乱,舅舅才同意将无双许配仙客,并要仙客把家中财物转移他处。刘震在带领妻女出城时为叛军所阻,被迫担任伪职。乱平之后,仙客回到京城,遇见老仆塞鸿,才知刘震夫妇按律处以极刑,无双被没人掖庭。后来,仙客做了长乐驿官。有一次宫中派三十名宫女去园陵,途经长乐驿,仙客命塞鸿探听到无双的下落。无双留书仙客,告诉他富平县的古押衙是“人间有心人”,可求他帮忙。古押衙使无双婢女采蘋假扮宫中内使,赐药于无双,使其假死后,赎出尸体,无双得以复生。为防止泄密,古押衙把包括塞鸿在内的所有知情人全部杀死,然后自刎。王仙客与无双逃回故乡,终为夫妇五十年。曲折的情节,多舛的命运,奇特的豪侠,是传奇《无双传》激荡人心之处。

《无双传》于曲折的结构中将世态炎凉表现得淋漓尽致。刘王二人在走向洞房花烛的过程中,可以说是好事多磨。起初,他们之所以不能早结连理,是由于女儿刘震的势利心理。王仙客母亲病重,临终遗愿,盼望表兄妹二人结为夫妻,但刘震没有理会乃姊的心愿,顾左右而言他:“姊宜安静自颐养,无以他事自扰。”想是刘震欲利用女儿另攀高门。仙客与无双的坎坷,在此已透露端倪。仙客为母守孝三年,复投奔舅父,盼望舅父不废旧约(实际刘震并未允婚,乃仙客想当然耳)。此时刘震官高位显,“门馆赫奕,冠盖填塞”,他安排仙客到学舍读书,只论舅甥关系,不谈婚姻。王仙客极力谋求挽回。他卖掉行装,上下打点,从家中仆役到表兄表弟,还送给舅母“雕镂犀玉”首饰,博得舅母欢欣。仙客趁热打铁,遣媒人说合,舅母亲口应允。无奈舅父从中作梗,婚姻之事又昙花一现。正当仙客心神俱丧之际,时局突变,婚姻峰回路转。危急之时,刘震为要仙客出力将资财运出城外,以无双相许:“与我勾当家事,我嫁与尔无双。”此时的刘震,与《西厢记》里的相国夫人何其相似。之后,更大的打击接踵而至,兵乱京师,仙客与舅家人失散,相会之期渺茫。王刘二人不能早结连理的障碍上升为社会矛盾。